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若干举措》,强调切实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并细化落实举措。集团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动企业文化和廉洁文化深度融合,深入挖掘提炼企业七十余年发展史上的勤廉元素,大力弘扬“箩筐精神”,奏响铜陵有色廉洁文化主旋律,擦亮铜陵廉洁品牌。即日起,本专栏将陆续刊发“传承箩筐精神·勤廉铸就梦想”主题征文优秀作品,敬请关注。

# 母亲的箩筐

□余凯

195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连阴的阴雨让家属区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临近岁尾这一天,总算出了太阳,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地从低矮的棚户中把衣物和杂物都拿出来晾晒起来。太阳还没有落到山腰间的井架后,母亲的脸上抹上了一层阴影。

母亲再一次从屋里出来,手里只拿着一只箩筐,就像刚刚和人吵了一架般,走到晾晒在竹匾上的糍米,异常烦躁地说:“还有一只箩筐呢?怎么就剩下一只了?”

“问我?”我正在捏玩着一坨泥巴,手冻得胡萝卜样。

母亲的脸色很难看,嘴鼓鼓的,脸颊旁的碎发一起一伏着。我被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母亲又说:“家里还有一只箩筐呢?”

筐底和筐沿口都是用结实的竹片加成的,筐体是用密密的竹篾编制的,四角有指头粗细的尼龙绳兜住,对角系起来。箩筐有一对,平常都是装着一些杂物的。需要买米的时候,母亲会把箩筐清空,用一根扁担挑着。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门口两只竹匾上晾晒着的糍米有一半陷入阴影中了。

母亲把一只箩筐装满了,剩下的糍米只得用蛇皮袋来装了。母亲恶狠狠地说:“把手洗洗,过来帮我把袋子撑着。”

在公用水龙头前洗过手后,我颠颠地跑了回来。母亲把糍米装好后,绷着脸拎进了房间里,然后就没有再出来。不远处有几个小孩子正在捉迷藏,我也赶了过去。

夜幕降临时,有邻居家已经亮起了橘黄色的白炽灯,不时有好闻的香味飘来。走到家门口,门是虚掩着的,屋里黑灯瞎火。我推门,喊了声,“妈,妈。”

屋里静寂着,走到里间。里屋的床上卧着人,身上搭着被子。是母亲在睡觉,我走近,怯怯地叫道:“妈,妈,我饿了!”

暗影中母亲撑起身子坐了起来,咕嘟道:“呀!天都黑了!那只箩筐到底到哪里去了?”

不就是一只箩筐吗?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惦记。直到我懂事时,母亲才说起两只箩筐是当年自己的陪嫁,父亲从江北招工到这座矿山时,母亲就挑着箩筐跟过来的。箩筐里一头装着米,一头就挑着我。

晚饭烧好后,父亲走进了家门。母亲把饭盛好端上桌,说:“怎么现在回来的愈来愈晚了?”

“年底了,全矿上下都在抢生产。去年矿里产量八千吨,今年争取一万。”父亲信心十足说。

“哦!”母亲答道。父亲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棉袄,肩部落了一层黑灰。母亲把父亲拉到外面,用手掸去,说:“你看你,不知道在哪里蹭的。”

“哎呦!”父亲不自觉地咧嘴。“怎么了?”母亲狐疑地看着父亲问。

丢下母亲,父亲背身朝着门里走,说:“没什么,吃饭吧!”

大桌上就一碗咸白菜,父亲大口地吃着饭。坐在一旁的母亲突然说:“你知道家里的那一只箩筐哪里去了?”

“箩筐?”父亲被噎住了,脖子梗了起来。

“是呀!怎么就一只了。”母亲提示地看了地上装着糍米的箩筐,又把目光投向了父亲。

父亲躲开了母亲的目光,艰难地咽下了嘴里的饭,低头说:“我——我,不知道。”

“怎么莫名其妙地不见呢?真是奇怪啦!”母亲还在纠结着,又看向了箩筐。

箩筐装着米,放在墙边上,鼓囊囊的蛇皮袋挨在旁边,被母亲提醒后,一只箩筐就孤单了。父亲把一碗饭吃完,放下碗,站起来,含混着说:“不见就不见了,蛇皮袋也是一样的。”

“怎么能一样?”母亲扬脸,脸瞬间涨红了,较真说。

“不一样,不一样。”父亲息事宁人道。

(质检中心 选送)

1

今年春天,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时节。长江里河豚潜游,山岭上桃花初放。铜陵凤凰耆叶峰下,走来一个面孔黧黑、相貌奇古的青年。他衣着邋遢,脚步执拗,目不停转,像是在寻找什么——他就是王安石。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一天,一只獾跑进了江西临川一户家庭,一只獾跑进了江西临川一户家庭,接着就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位妇人笑嘻嘻地抱着婴儿走了出来,向中年男人道喜:“恭喜老爷,王家又添了一位公子!”中年男子并不开心,就给孩子取了个小名“獾郎”——王安石就这样出生了。从幼年到青少,王安石随着辗转州县做小吏的父亲王益四处宦游,后王益死于江宁任上,王家生活骤然困顿。二十刚出头的王安石不得不出外游学。时铜陵望族胡省一辟有书堂,名曰“逢源堂”,聘名师为儿子传道授业,于是就敦请王安石来此讲学。王安石来铜陵并非偶然,他的祖辈曾在此地界做过官:祖父王用之曾任池州通判,叔祖王贯之曾官至主簿郎中,因手下贪污而被贬池州铜陵顺安镇监察酒税——这事在他的《主客郎中叔祖墓志铭》表述为:“由此谓(丁谓)欲伤公,不果用。而皆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赃坐,即拙公监池州顺安镇酒税。”此时,他只是青年学子,到铜陵只是亦教亦学亦游而已。

王安石来到铜陵,结识了大他两岁的胡舜元——胡叔才,字逢源,又号舜元,为铜陵望族佛山胡氏人。此地群山环抱,竹树修篁,峰有叶山传为唐代真人叶法善静修处,山有青檀汉代就有人取树皮造纸,泉有灵窦飞悬石壁之上,十分清幽。二人读书逢源堂,共砚席,相友善,亦师亦友。嘉靖、万历两版《铜陵县志》就载有此事:王安石“微时与新安汪濂、邑人胡舜元筑堂于灵窦泉侧讲学”。灵窦泉位于逢源堂东南侧,形如蟹眼,终年流水潺潺。王安石为此赋诗,写下《题临泉》。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语》和清代梁启超《王安石评传》对此诗均作高度评价,誉之志向高远。

2

从逢源堂起,王安石就与铜陵世家子弟胡舜元结下了友缘,也纠结起一段恩怨。那一年,二十八岁的

# 荆公铜陵行

□朱斌峰

王安石展露头角,被派至鄞县(今宁波)任县令。胡省一去世,其子胡舜元坐船到鄞县找到王安石,为父求书墓志铭。王安石写下《胡君墓志铭》,文中依稀可见王安石性子冷僻,对胡舜元多少有些冷淡。

又数年,31岁的王安石任舒州通判,离铜陵仅一江之隔。而屡考屡败的胡舜元曾跑到舒州找到王安石,倾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情。王安石耐心地劝他说:回去吧,庸人才以官禄为荣。非议嘲笑你的人,本来就是平庸之人,哪里值得你羞愧呢?……于是,胡舜元“释然寤,治装而归”(王安石《送胡叔才序》)——可没想到胡舜元回家后,翌年考取了进士。

此一时期的王安石或与未来的妹婿沈季长同游过铜陵,他在《贵池主簿沈君墓表》中云:“他日,从沈子于铜陵而游观其县,县人得沈子,必曰其父能政事。”是说他曾随沈子游铜陵,而沈子之父曾“掇铜陵县事”——“沈子”即池州府贵池主簿沈播的次子沈季长,后娶了王安石的三妹,以经学见长,官至国子监直讲……山高水长,人生何处不相逢?

3

“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熙宁七年(1074年),一首歌谣在汴京传开了。大街上,一口大瓮中游着蜥蜴,漂着杂木叶。数十来岁的男童穿着青衣,拿着柳枝沾水散洒,环绕着大瓮,边走边唱,唱着唱着,歌谣就变成了:“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这是当时流行的蜥蜴祈雨法。此年正是北宋王朝的多事之秋:这一年,著名科学家沈括提举司天监后,新制浑仪、浮漏成功了;这一年,苏东坡结束杭州任职,北上密州了;这一年,“熙宁变法”进入第六个年头,反对新政之声不绝。而此时,胡舜元已早于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及第,先后担任江西德兴县、陕西郿县县尹,被调至京城当了秘书省著作郎。他也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痛责王安石“怀利事君,贪利害民”(《江南通志》卷四十九胡舜元传),后称病辞职乞致仕归故里——不知此时王安石与胡舜元是否交恶,而多年后王安石曾作《挽舜元著作郎》,诗中颇有怀念和称颂胡氏之意。北宋画家蔡肇少时从学王安石,青年时拜胡舜元为师,他撰写的《叔才公墓志》,虽多溢

美但所述应较为真实:

“时王相国行青苗法,先生(胡舜元)力为天子活百姓,上书斥其不可者八,辨其说之谬者五。及退朝每怀忧愤,康夫人询得其故,进曰:王相国正当权,岂可直言时也。先生曰:吾蒙圣明殊遇,敢忘仰答于万一?朝人臣事君,惟求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快余影,肯缄口朝端,作儿女行耶?而奏书恺切,凛凛再三,因与相国有隙,遂谢病还郡,屏事绝交,艺粟于棘亩,灌蔬于一园。省侯不二声,法吏不徒徒。至之元祐间,君实公入相,谏复旧臣,刘章交荐,而公坚持百节不起,真急流勇退,识时知机者也。”

天下大旱,不是好兆头。晴雨在古代中国被看作是老天的表情,“奉天承运”的皇帝治理国家要依天命而行,故灾害性天气往往成为革新政治的契机,甚至成为罢免官员、反对派找到的突破口。这一年,神宗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开始改变,三月三十日下诏,要求大灾之年臣下直言朝政缺失。此诏书一出,变法反对派找到了突破口,年至“知天命”的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了众矢之的。其中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王安石当年的学生、京城毫不起眼的上官门吏,流着眼泪画下《流民图》,献图上书说:“天早由王安石当年的学生、京城毫不起眼的上官门吏,流着眼泪画下《流民图》,献图上书说:“天早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流民图》中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宋神宗见图,心有所伤,痛下决心,终使王安石“以早引去”。

王安石在蜥蜴祈雨的歌谣里踉跄而行时,是否想起自己在铜陵讲学时写下的诗《题临泉》:“山腰有石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盼霖雨,谁知龙向此中盘”——当年的凌云壮志,是否已成久旱的京城上空的浮云?

4

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自绿衣郎。

自熙宁七年首次罢相起,经复启用,再到熙宁九年十月第二次罢相,王安石活得跌宕活得仓皇,终在秋风秋雨回到了金陵半山园。此

时,小他九岁的弟弟王安国在春日病故,年仅33岁的爱子王雱于秋季暴病身亡,他真是走进人生的秋天了。

这是熙宁十年(1077年),王安石心情极度悲伤,在邻居兼好友湖阴先生杨德逢陪同下重返铜陵。江山依旧,人事已非。他故地重游,路过顺安镇回龙山畔临津驿,看着眼前的临津驿柳树,想起昔日京城金明池的繁华——北宋太宗时,京城大兴土木,在城西顺天门外、战国时期灵沼之上开凿了九里三十步的金明池。金明池虽是皇家园林,但每年三月开春会对外开放,允许百姓进入游园。东岸临时搭盖彩棚供游人赏荷,西岸供游人临岸垂钓,其间杂技、杂剧、乐器、滑稽、水上秋千和傀儡表演纷呈,小吃美食应有尽有。皇帝会带着后宫妃子们亲临现场,与民同乐。据《东京梦华录》载,官家会在此宴请群臣,登上宝津楼观看水戏和“阅兵”禁军——金明池是当时东京城的一大胜景。王安石观临津柳,忆金明池,提笔写下了《题顺安临津驿》。往事如烟,那种人生况味怎是一个“凉”字了得?

一别临津九年后,元丰九年(1086年)春天,王安石终因新政全废忧愤成疾,在金陵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葬礼格外冷清,当年追捧他的人一个都没来,而那时胡舜元早已致仕回到铜陵优游林下了一——至于王安石熙宁十年来铜陵时,有没有跟胡舜元见过面,那就不得而知了。

而今,似乎有钟声从铜陵顺安镇晃灵山北麓遥遥传来。落日余晖照在苍树翠竹上,古刹大明寺旁,一块“荆公书堂”的石碑冷冷地立在竹海里。大明寺始建于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后人修葺时曾挖出一块断裂的石额,上刻“钟灵毓秀”四个大字,相传是王安石亲笔题写——就在那山气氤氲之地,北宋年间的铜陵村夫,曾看见一个“目睛如龙”(陆游《老学庵笔记》)的人走来,都说那个面容黧黑的家伙是天生异禀之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纪委 宣